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言女色之惑粹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複雜傳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爲宣敕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複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

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
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於他傳互
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
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
負見吳越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
案其意當爲从骨投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
字新附亦無而溫庭筠詩玲瓏骰子拋紅豆入骨相
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敘其初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滎陽鄭義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叅友錢唐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揭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王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卽友璋與歐合瑕王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

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已身則從友璋於許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鎮徙武寧軍雖徙未赴徐時猶在許義尙從在許故遣此幢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留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却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

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
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爲天
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
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
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
自經歿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
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戚傳今附見后傳中又
作此不了之語壹意剗削毋乃太簡通鑑考異引唐

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亾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
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
帝降表而歐并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
所載與歐同又歐曰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
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亾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
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敘出亾以後
繇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
人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

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既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于唐以宦者爲之至宋梁後唐則以

朝臣充之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

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臣郭崇韜傳莊宗卽位拜兵部

尚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

使薛史則云莊宗卽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

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

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

領鎮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

不曰守曰充而以拜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爲真

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

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又變蓋唐

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卽爲宰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爲有相權如豆盧革輩但有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次及兼鎮爲是成德卽鎮冀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遙領不赴鎮此莊宗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卽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尙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案固辭者辭大將軍也改尙書者由大將軍改也使如故者樞密使如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

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爲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爲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爲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歿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

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揚劉白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

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卽曰下令軍中歸其

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

興亾大關目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韜說莊宗

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今滑縣屬河南衛輝府至鄆今東平州

屬山東泰安府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

下段凝時駐守滑州王彥章曰寇鄆境彼旣以大軍臨我南

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本作汝陽

以意改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

臣但請留兵守鄴

今直隸大名府當時名曰鄴即魏州

保固楊劉

見下文

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

今河南開封府

云云此段於

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

稱梁晉夾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

東起楊劉西至濬滑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

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志在鄆州東阿縣極

精確其間扼要處為德勝夾河兩岸皆有城號南城

北城

見新唐臣符存審王建及二傳

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

新唐

臣周德威傳作麻家渡

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北驛

有王邨有高陵津此皆河津夾寨梁晉戰地胡注亦

不能一一鑿指薛史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

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通鑑敘此事作梁主

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

今山東濮曹州府

及鄆以

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

以魏爲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

城亦須固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

九卷楊劉一條已攷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

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此則自滑至鄆爲決

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麻徧野一

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

想其遺跡禹貢雖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
詳明可取卷首有唐大河圖考之則五代河形亦自
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
傳勸莊宗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
安得不滅若從鄴渡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
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故必迂道從楊劉夜
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亦必觀望
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諛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
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